

种菜小记

□安徽合肥 吴梅

一直以来,我都梦想有块菜地,四季流年,我可以随心在菜地里采摘嫩绿的蔬菜、诱人的瓜果,那该是多么惬意啊!

“梦想还是要有的,万一实现了呢?”幸运的是,我的菜地梦也得以实现。学院新区不远,有一大块尚待开发的空地。每次下班校车路过此地,同事们都在替这块空地惋惜。勤快的王老师率先提出,大家如有兴趣,我们就把它开垦成菜地,如何?这一想法立刻得到了大家的赞同。大家说干就干,下班自愿留下、周末自己开车过来,那段时间,所有的闲趣都被转移到开辟菜地上来了。大家各使出招数,买来铁锹、铲子,借来锄头,芜杂的空地硬是被我们开辟成十几畦方正正的小菜地。

“种菜如绣花”,远远没有想象中简单,需要懂得季节、土壤、气候、物种等等相关知识。幸亏我们中间有熟谙种菜之道的张老师,他又毫不犹豫地担任我们种菜团队的技术总监,指导大家对菜地进行了科学、合理的规划。我们都清楚,种菜仅有技术支持还不够,还需要大家用心打理,细心管理。菜地在大家的用心经营下,已渐成气候,

春夏秋冬里,都会上演不同的风景,演绎不同的田园风情。

“渐觉东风料峭寒,青蒿黄韭试春盘”,有了自己的菜地,诗句中的曼妙情境得以让我们从生活中去感知、去体悟。初春里,韭菜最性急,总能最先嗅到春的气息,悄然间就长出了绿莹莹、水嫩嫩的叶子,像是涂了明油一般。那段日子,下班时,大家相邀去菜地割点韭菜,刚长成的韭菜,无论是清炒还是包饺子、摊饼子,其味道都鲜美无比。春夏之际,菜地里会成为花的世界。蚕豆、豌豆、花生、南瓜等,争先恐后泼辣辣开放。这些蔬菜花中,最让我怜爱的是金黄鲜艳的南瓜花,我有时蹲下身子,用手轻轻触碰南瓜花瓣,花上那嫩嫩的黄粉准会调皮地染黄了我的手指。夏秋时节,菜地呈现的则是另一派诱人的丰收景象,青绿的黄瓜、紫红的茄子、鲜红的辣椒、黄里透红的西红柿……竞相争俏。边角的菜地,我们还会欣赏到“满架秋风扁豆花”的诗意场景,秋风吹来,扁豆花开,一片姹紫嫣红。在技术总监张老师的指导下,就算是在萧瑟的冬天,我们依然有白菜、大蒜、萝卜等耐寒蔬菜可享用。尽管严

冬,天寒地冻,这些蔬菜们依然苍翠、油亮,没心没肺彰显着旺盛的生命活力。

有了菜地才知道,种菜的乐趣不仅仅在于有收获,其乐趣几乎贯穿于整个种菜过程。记得每每在地里撒上菜种,我们就会满怀期待,那种心情就好比在年轻的时候给谁写了一封情书,焦急地盼望绿衣天使送来回信一般。当种子破土而出,钻出嫩嫩的叶片时,我们会十分欣喜,眼巴巴盼着它们快快长大。当小叶片慢慢舒展,各自长出属于自己的叶片,把菜地装扮成绿茵一片时,我们不止于欣喜,更多的是为蔬菜们这种寂静生长的力量而感动。菜花烂漫时,我喜欢去菜地边溜达,时而看蜜蜂、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,时而听不甘寂寞的虫子,躲在草丛深处进行着清脆的合唱,时而弯下腰捡小石子,顺带拔杂草。清新的泥土气息,淡雅的蔬菜清香,一阵阵地扑面而来,沁人心脾。我还曾很有雅兴,写下了数十篇辣椒、番茄等蔬菜生长过程日记。

我和同事们经常感慨,在拥挤的城市,有一方属于自己的菜地真好。

小镇戏院

□广东广州 黄超鹏

最近,在家翻看旧电影,重温到《天堂电影院》,再一次泪眼朦胧。家乡的小镇上,也曾经有过一家小电影院。前年过年回家,同学告知老戏院很快就要拆除另建。那一瞬间,所有尘封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。

小时候,我们管电影院叫戏院。戏院曾是镇里最辉煌最宏伟的建筑,地处镇中心位置,以前唱大戏,后来改放电影。爷爷常带我们兄弟三人去戏院看电影。戏院检票的员工跟我爷爷是拜把兄弟,我们唤作叔公。爷爷常只买一张大人票,跟叔公打个招呼,他检都不检,就会放我们进去。进去后,拿着手电筒找到位置坐下,我的年纪最小身材最矮小,可以享受坐在爷爷膝上观影的待遇,大哥与二哥则只能屈尊坐在过道上的台阶或站在墙边观看。电影散场后,爷爷会领着我们到戏院旁边或对面的小食店,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或面食分食充饥,一大碗分成四小碗,

个个有份,饺子都一样多,是一种难得的小确幸。

到了读书的年纪,每逢六一儿童节,学校会统一组织全校的学生到戏院里去看电影,最多的是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小兵张嘎》《少林寺》这几部片,有时甚至是去年看过,今年又重复看同一套戏。孩子们当然不在乎看的是啥,只想看电影开始前,拿着问家里大人讨要到的几毛钱零花钱,去到戏院厕所旁边的小卖部,买上一小包瓜子、一袋雪糕或花生,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跟同学们分享或炫耀。看电影倒成了余兴节目,吃零食才是去戏院的重头戏。偶尔遇到国庆或年底假日,镇上还会举办文艺晚会,而学生们则常是节目的主力演出者跟台下的主要观众。在我们班里担任文娱委员的女同学,经常上台主持晚会,没想到十几年后,她竟成为了县电视台的主播。

等我读到中学时,家家户户买了电视,有些富裕点的家庭还配

了音响跟影碟机。戏院的生意也被分布在两边的桌球室跟录像厅分去不少营业额,生意日薄西山。后来听说,小镇戏院为求多方面发展,还曾给人租去当临时卖场,出售一些外地批发来的毛衣跟大衣,甚至还让一些民间歌舞团包场表演,不禁令人扼腕叹息。

几年前,一次归乡,我路过戏院,只见大门紧闭,高高的台阶上布满青苔与垃圾,看得出已许久不曾开业。从侧面偷偷绕进去观望,一排排破败残旧の木椅落满灰尘,屋顶的瓦片支离破碎,有好几处还露着几个洞,一种破败垂暮的观感迎面而来。

《天堂电影院》的导演朱塞佩说过:“天堂电影院不仅仅是间放映厅。对我来说,还是一个奇特的文化与社会启蒙的地方,一代意大利人在此受到熏陶。”同样,家乡的小镇影院,对我而言,也有特别的意味。

红梅公园赏红梅

□扬州 徐永清

常州城里有个红梅公园,园里有座红梅阁,是观赏红梅的绝好所在。

红梅公园有八大景观,红梅春晓便是其一。这是常州人引以为豪,并翘着拇指向人夸耀的谈资。时令正值雨水节气,作为一个匆匆的过客,我有幸领略了红梅的风采,一饱眼福。

走进红梅公园,就觉得有股淡淡的、似有似无的梅花之香,在空中酝酿、飘荡。这让人生出几分喜意,几分欢快,旅途疲惫顷刻间烟消云散。

红梅阁是一座双层重檐复廊的古建筑,古朴厚重,气势雄伟。该阁始建于唐昭宗年间。一千多年来,屡毁屡修,屡修屡毁。

红梅阁的前方是个大大的院落,宽阔敞亮,通透抒情。园里遍植红梅,这梅长得是大片大片的,既不密集得填塞拥挤,也不疏落得凄清寂寥。一树树的梅花,疏落有致,开枝展叶,一派春光,一派生机。园里偏是红梅居多,洋洋洒洒,蔚为大观。偶有几株白梅,点缀其间,也起到烘托和过渡的作用。

远看红梅,灿若红霞,像在铺展,似在飘荡,又似在组合,空灵而多变。那可数的白梅,洁白若雪,像在飘落,似在弥散,又似在堆积,圣洁而超脱。近前观赏,那朵朵梅花,全都无遮无拦,无藏无掖,尽情绽放。

若论红梅的芳香,它没有腊梅

来得浓烈,虽是淡淡的,却是持久的。无风之时,那香是凝固的,宁静而厚重;风来了,那香立马有了活力,有了生气。它借风力,轻盈地飘荡,轻快地熏染,好像要把整个天地、整个世界都重塑了一样。

红梅阁的西侧,有一古迹,曰:古春轩。它是红梅春晓的点题之景。此轩曾是常州籍、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瞿秋白、张太雷少年时代读书、嬉游之地。此地有古树森森,修竹婆娑,有芳草萋萋,好鸟鸣唱。想当年,两位翩翩少年,或在古轩苦读,上下求索;或在竹林嬉戏,尽展活力;或赏红梅,感悟人生。

红梅阁的红梅,年年开,岁岁绽。

苦尽甘来滋味长

□南京 关立蓉

每次去超市,总喜欢逛逛蔬菜区,钢筋水泥构建的城市,这儿,是与泥土最近的地方,番茄、南瓜、辣椒、青菜……饱吸大地朝露的精华,成了这样鲜嫩水灵的模样,舒展出自然的赤橙黄绿。春节前,在常发广场的永辉超市,一格一格码放规则整齐的各色蔬菜之间,我竟然发现了一小堆塌棵菜,没有鲜艳的色彩,并不引人注目,但在我心里,如朵朵盛开的黛青色之花。霎时,一股亲切温暖的感觉弥漫于心。

在我的故乡,塌棵菜是在隆冬和初春季节寻常见的蔬菜。它是青菜中的极品,味甜鲜美,清香爽口。勤劳的农人,九月下种,十月分畦,任其平展株型,塌地生长。冬后,经霜酥软。有诗赞曰:菜根滋味甜于蜜,堆雪河豚味最长。它最大的特点是天生耐寒,即使霜雪覆盖,拂去积雪,它依然郁郁葱葱,枝叶纷披,充满生机。这种别具一格的风骨与秉性,让它有了另外一个名字——塌地松。它的叶子以黛青色为主,重叠交错,茎秆呈墨绿色,带有浓浓的黑晕,人们又称它黑塌菜。

今年春节,终于可以回家,腊月二十七,一夜奔走,回到故乡已是深夜。早晨还是醒得早,拉开窗帘,冬季的田野,一片孤寂。仔细望向地面,浓霜覆盖之下,黛青色的塌棵菜,一垄垄,像律诗一样排列整齐。80岁的老父,已经拿着小铲刀和竹篮,在田里劳作,他粗糙的大手还很灵巧,一挖一挑之间,就是一棵完整硕大的塌棵菜,他抖掉菜叶上的白霜和泥土,扔向竹篮,一抹抹黛青,在里面欢喜跳跃。

我去厨房洗菜,打开水龙头,水冰得刺骨。父亲赶忙生火做早饭,他不习惯燃气灶具,还是使用稻草作燃料的老式灶台。炉火升起,灶膛里火红一片,室内也暖和起来。我细心清洗,摘下一片片菜叶,塌棵菜的外叶塌地生长,叶片肥厚而有泡皱,芯叶卷心,需细心扒开,洗掉里面的泥土。仔细嗅叶片,闻见淡淡香味。父亲说,待会儿到乡里的集市买几斤文蛤,年前

发红包

□南京 王国霖

今年的央视春晚有个《发红包》的小品,看后让人深有感触。无独有偶,让我既惊喜又意外的是年三十晚,儿子、儿媳竟然给我们老两口发红包。

回想自己的一生,有近五十年没收到红包,小时候当收到父母的红包,常常兴奋地一夜睡不着,盘想着如何开支压岁钱,是买文具呢还是买玩具?当我成家有了儿子后,开始每年给儿子发红包,当儿子有女儿后,我又开始给孙女发红包,一代一代传承着长辈给晚辈发红包的习俗。

孩子给我们发红包,是他们用

熬了一大碗猪油,今天中午用猪油、塌棵菜炒文蛤。我一听,喜笑颜开,这样鲜美的滋味,举世无双。

母亲也起床了。几年前,得了肾病的母亲,身体羸弱,长期使用激素,她的脸部,异样的圆形。她曾经是一个多么健壮的村妇,能扛着百十来斤的稻谷在田间飞奔,而今,却只能在室内缓步而行。但农民勤劳的本性犹在,她依旧闲不住。今天,她还要蒸馒头,馅儿是新鲜的塌棵菜,细细切碎,加上瘦肉丁、香菇丁,她还要蒸年糕、做炒米糖……过年的古老仪式,一样不能少。环顾厨房四周,在母亲的拾掇下,这儿的一切依然井然有序、干净整洁。而父亲,是个不识一字的农民,只擅长农活,并不擅长家务,过去的岁月里,他甚至不会做饭。然而,在生命的年轮划入垂暮时,在他的妻子重病时,他成了里里外外都能操持的一把好手。给我们的电话里,他们永远都是一致:都好着呢,你们放心吧。在寂寞的乡间,寒来暑往,两个人能相伴,心里有期盼,就是他们最美好的世界。

春节后,我们返回城里,车子后备厢里塞上了满满一筐塌棵菜,裸裸滋润饱满,如垒起的一叠黛青色瓷盘,还有文蛤、馒头、炒米糖……车轮碾过有煤渣的小路,我朝田野里望去,塌棵菜,它正努力贴着地面匍匐而生,用匍匐的视角,从大地体温中获取生长的温度,接受阳光、霜雪,还有天地间精灵的抚慰……它的柔嫩鲜美,将让回城的每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,氤氲在蒸腾的香味中。

我在报上看到,如今塌棵菜已声名鹊起,走向大江南北,甚至端上了辽宁舰官兵餐桌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拥军菜”。人们喜食塌棵菜,除了雪下乌菜赛羊肉的美味,我想,更是欣赏它苦尽甘来的一生吧,历经世间剧烈的温差、彻骨的寒霜,涅槃犹存,让寒风再退三尺,在大地上传递生命的光彩。就像一个人,历经磨砺,由内而外,散发出风华玉润般的魅力。

塌棵菜,塌地松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710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